

## 赴沉默地界的邀約--記《無邊之城：詩人的邊界對話》

鄭惠慈\*

講者：尹雯慧

時間：2018 年 5 月 15 日

地點：東海大學圖書館

演講的開頭出了小意外，投影機的畫面怎麼都不肯倒正過來，大家都對講者感到抱歉，一群人很努力的想解決問題還是無果，最後換了場地。但這個小插曲在尹雯慧老師的眼裡，是個可愛的、緩解她緊張的小插曲，我想這大抵就是旅行者的眼光，他們總能接受任何「發生」。然後雯慧老師說到和東海的緣分，在東海的幾年裡她正處於人生的低潮，時常在夜晚一個人漫步在校園，夜晚的東海我也走過，柔和暖黃的燈光在外人眼裡未免有些昏暗，但對於熟悉校園的我來說，是比月亮更加有溫度的浪漫，雯慧老師在這樣靜默而包容的夜晚裡重塑自己，「我們都無法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大人，但我們都長成自己沒想過的樣子」，這是雯慧老師的話，我想當時漫步在東海的她大概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個旅行詩人，但在她簡單描述自己和校園的淵源中，我已然看見一個旅行者的影子。

雯慧老師進入正題時引述一位日本奶奶說過的話：「因為自己沒怎麼聽過老人家的話，所以也沒什麼好和年輕人說的。」這句話讓大家會心一笑，揭開了我們這場相遇的目的--沒有大道理，講者和聽者都是為故事而來。在文化部「詩人流浪計畫」以及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的因緣際會下，讓她有機會在印度看到一群和我們既不同又相似的人們的故事。被迫流亡的圖博人在北印的拉達克聚居，雯慧老師來到一個仍舊保持著季節轉場的游牧家庭作客，跟隨他們一起生活的過程裡，她感受到不同於台灣人情味的另一種友誼。拉達克有一句古諺這麼說道：「拉達克這塊荒蕪高地，只有最壞的敵人和最好的朋友才會來這裡。」從這句古諺不難看出拉達克人對於千里之外來訪友人的重視。令雯慧老師印象深刻的是，傳統上不進廚房的圖博男人，會為了友人親自下廚，在這裡沒有超市，一切準備都是從無到有，為客人宰殺視若財產的犛牛，在離別之時哪怕是必須守戒吃素的那天，也會在忙碌一天後撐著疲憊為客人準備送行的犛牛肉水餃，定要客人吃飽離開。

拉達克作客的經驗讓雯慧老師帶給我們一些值得省思的觀點，在這樣一個時常被冰雪所擾的地方，居民每天所能看見的除了牛羊就只有家人，可仍

---

\* 東海大學中文系四年級

舊不嫌厭倦的以笑容來面對每一天，相對於被螢幕這個小小的四方圍城所困住的我們，哪怕在網路上密切互動，卻難以看著對方的臉露出笑容。「幸福總在滑滑滑之間就被滑掉了」老師如此形容。

此外，這個家的長子在德里這座大城市讀過研究所，最後卻選擇回到家鄉來，他說自己也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工作，但他知道自己必須得回到家鄉。圖博人似乎把回饋當成民族秉性，一如他們不吃凍死的羊而是剝皮之後貢獻給自然萬物，這位長子想要回家鄉為孩子們的教育盡一份心力，他認為教育是翻轉階級的唯一途徑，在高教普及的台灣我們早已習之如常。我們不需要游牧，也不用在艱困的自然裡討生活，但對於圖博人而言知識確實是力量，能給予他們更多出路，或許也能為被迫流亡的他們找到一條回家的路。聽聞這項決定，雯慧老師和我們大家一樣，習慣性地詢問他是否想好怎麼做了、可行性如何、預期效益如何，但對方回答他也還不知道，只是有個想法而已。和總是會事先計畫評估一大堆然後大多時候選擇放棄的我們不同，他們不想太多，邊做邊計劃，他們只明白如果什麼都不做就什麼都沒有。

聽完了圖博人的生活和態度，可以了解圖博人和我們的不同，但我們同樣擁有的是對於「家」認同的不確定性。圖博的流浪者有很多種，自己逃離家鄉的、被迫逃離家鄉的(政治犯)、出來才發現不僅回不去了也去不了別的地方的。一位第一代流亡者奶奶獨自騎了一年的馬才逃離家鄉，在外流亡幾十年後，老伴去世了，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可以回家。在雯慧老師各方奔走的協助下，老奶奶終於回到家鄉四川，卻在回去後三個禮拜過世。聽到這我們不免都和當時的雯慧老師感到相同的惋惜，然而對於離鄉背井幾十年的圖博人而言，「落葉歸根」已是最好的結局。隨著二、三代流亡者的出生，認同對於他們又變化了另一種面目，出生成長的土地不是祖國，長輩們心心念念的故鄉他們從未去過也去不了，而他們想到第三個地方卻也去不了，不知何歸不知何往的不確定深深地糾纏他們。台灣幸運的是先走過了那段疼痛期，現在老一輩能回去故鄉、新一代可以到任何一個國家。也許是因為可以輕易觸碰到了，反而更明顯的感受到那山河已不再是故鄉，我們對於家的想法模糊得更加困難，無論填上什麼答案都看不出對錯。電影《三個傻瓜》裡的場景「班公錯湖」，旅人眼裡的美景，看在這群流亡者眼裡卻是被淚水模糊的家，那也許是他們一生中離家最近的距離，再近不了一步，一座湖一條國境成了一道永遠跨不過的距離，亦如當年那條阻隔著先民的黑水溝。雯慧老師轉而說到每當在國境處的地點旅行時她總是有很奇異的感覺，明明在地圖上界線分明

的區隔，她輕輕一跨就過了，但對這群流亡者而言咫尺天涯，國境就如同人際，大家都看不見，但卻又都被束縛著。

最後雯慧老師說到關於旅行與創作，時常有人問她為何一個人去旅行，一個女生不會害怕安全嗎？她想她並不特別考慮這個問題，或許不是因為她想去哪個地方而去旅行，對雯慧老師而言旅行是擴大的方式，並且重要的不是去哪裡的問題，而是怎麼去的方法，坐飛機和坐公車也會有不一樣的視野和風情。老師提到我們並不是非得出國流浪讓自己受苦才是旅行，而是要試著踏出舒適圈來豐厚自己羽翼，哪怕只是離家隔壁縣市的距離，漸漸地就會生出一對可以飛的更遠的翅膀。旅行是看盡百態的冒險，而人還需要一種可以修復自己的方式，對雯慧老師而言創作是她自我療癒的方法，她見證過很多沒那麼美滿的事情，世界總是以你認為之外的方法在運行，因此生出的遺憾通通藉由創作來紓解。雯慧老師說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可以療癒自己的方式，而這個方式是無限定的，動態靜態、寫作攝影、美食音樂都可以。

最後雯慧老師以「不必糾結於當下，也不必太憂慮未來，當你經過一些事情的時候，眼前的風景已經和從前不同(村上春樹)」這句話勉勵我們，旅行最怕的永遠不是沒有時間和金錢，而是不敢踏出去那一步的勇氣，也許每個人都應該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 與旅人的交會--記《出走的勇氣：我的編輯與流浪生活》

鄭惠慈\*

講者：江家華

時間：2018 年 5 月 17 日

地點：東海大學圖書館

江家華老師開講前在台下等候時，讓人覺得她或許是來聽講學生，但她身上所流露的氣質隨即推翻了這樣的猜測，那是一種俐落於生活的態度，還是學生的我們顯然學不來那份真正的從容自適。

攤開家華老師的經歷，她曾擔任四年報社記者、七年雜誌編輯。在這個數位時代，網路媒體或許能增加曝光率、吸引更多的讀者，但家華老師始終鍾情於紙本媒體，對她而言紙上能承載的遠比網路流量更多，也因此從事多年編輯工作之後，她成為自由記者，創辦了「雜誌現場」，關注於獨立雜誌，期盼能為紙本媒體開拓出一條新的路線。

---

\* 東海大學中文系四年級